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冊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七

隋起文帝開皇九年辛丑至恭帝侗皇泰二年己卯凡四帝三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

姓楊氏名堅字弘農華陰人

漢太尉震之後震九世孫元壽為後魏父忠元孫範蕭摩周以功封隋國公

前母呂氏

生帝于馮翊岐州有尼來自河東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現得天下周天和中與弼相公及靜帝立以太后

父東政自進為王遂移周祚滅梁并陳而一天下

己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陳自高祖至後主凡五主合三十三年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是日賀若弼

自廣陵引兵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采石成主馳啟臣無乃內外戒嚴以蕭摩訶共

殺魯慶達並為都督施文慶為大監軍遣吳猛帥舟師入白下注白石城已而賀若弼拔京口以教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擒

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注見前晉王廣使總管杜彥字中與

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餘十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百司以委施文慶蕭摩訶以弼

懸軍深入堂堦未堅請出兵掩襲不許任忠自吳興人援言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勿與交戰請給範蕭摩訶諸軍以次而北亘

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陳主又不能從明日欽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即蕭摩訶與弼相當弼更引兵趣孔範

孔範奏曰請作一決當為宮勒石然陳主從之使魯慶達陳于白土岡注在土山縣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諸軍以次而北亘

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勒陳以待蕭摩訶初無戰意魯慶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弼更引兵趣孔範

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佳臣無所用矣陳主令出募人更戰

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至石子岡注在江甯縣南忠遂迎降引擒虎軍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文武百司皆散走唯僕射袁憲在殿

中陳主遠避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若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

人十餘出景陽宮自投于井即景陽井在故宮城內既而軍人窺井欲下石乃聞呼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

嬪同東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開閣而入深安生勞之軍士咸敬敬馬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在狀元魯慶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

日暮乃解甲面堂再拜慟哭遂就擒疾不瘳而卒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心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論挺刃而出欲

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越二日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沈客卿及陽惠朗徐哲暨慧景五人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

頻與記室裴矩字弘大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聞者賢之廣以賀若弼違令先期收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廣曰平定江

表獨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別詔褒美廣之至建康也高祖先入廣使人馳告之命留張麗華類曰昔太公受面以斬妲己

以許善心字務本高陽人為散騎常侍先是陳使許善心入聘帝留之遂伐陳至是帝使以陳亡告善心善心哀服號哭于西階之

隋文以纂祚得國不再傳而失之適足比諸嬴呂驅除非真能應運順時者也弼角奇俊治雖伐故智史家無以傳信陋矣

豫讓取人國士之言已為後世

易節視類有所
藉口吾心既傷
奈國淪亡汲汲
改服受爵何為
者

聞師當正之法
本與封建并田
相承經世錄代
異古法之太者
尚不可行況欲
規仿陳宋跡乎
鄉官制事與州
郡中正一轍其
為弊非獨制
動不平而已仕
官迴避本籍其
勢不得不然初
非古今人不相
及也

下藉草東南坐三日教書嗆馬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改服垂泣再拜受詔又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興上
顧左右曰我平陳國惟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陳水軍都督周羅暉降 初羅暉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相持逾月陳南康內史呂忠蕭據巫峽嚴嚴鐵鑼橫截上流以遏隋船
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蕭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既而隋師屢捷忠蕭棄柵而遁復據荊門之延洲

素大破之于是已陳以東無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解甲羅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諸俊降上江皆平王世積
門然在新口新水入江之
在新州西移書告諭江州豫章諸郡皆降是月將軍宇文述破吳州刺史蕭
二月置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間里親識割斷不平今令鄉正治
民為害最甚上竟用威議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 字子敬高宗
起兵長沙敗死 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刻日請降刺史岳陽
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與侯正理
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

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眾咸許諾
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于龐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之以徇并其眾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眾數日之中得五千八衛
陽太守樊通武州

梁置隋改胡州今
湖南常德府是
刺史郭居業
叔慎晉駙大夫
之後以邑為氏皆舉兵助之隋刺史薛貴
字紹元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
理樊通拒戰兵敗棄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陳為魂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詔遣柱國韋洸
字世搏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
守徐璠據南康拒之璠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

帥眾迎洗沈擊斬徐璠嶺南皆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宋置城在江
東寧陵府臨江縣夫人衡州司馬任瓌之弟也勸都督王
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求降瓌棄官去于是陳國皆平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停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帝生廣陽門觀引陳叔寶于前使納言宣詔
責以羣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

城為非乃分置遠州給田業使
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
進楊素爵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于帝前弼曰臣在將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
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方至臣啟闕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勲于

是進擒虎上柱國有司勳擒虎士卒
高頻爵齊公從容命頻與弼論平陳事頻曰弼若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
大笑嘉其有讓

弼陳其所當策上之謂之卿受平陳之功帝曰弼若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
大笑嘉其有讓

弼陳其所當策上之謂之卿受平陳之功帝曰弼若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
大笑嘉其有讓

弼陳其所當策上之謂之卿受平陳之功帝曰弼若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
大笑嘉其有讓

弼陳其所當策上之謂之卿受平陳之功帝曰弼若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
大笑嘉其有讓

投陳孔範等于邊裔 先是晉王廣戰陳五佞沈攸之 沈攸之 沈攸之 沈攸之之罪故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邊裔以謝

吳越

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 以江總袁憲蕭瑀等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帝謂袁臣

初江總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得免向國乃云無所用力與江演納肝何其遠也見周羅暉贈諭之許以富貴

陳法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猶無所不能得免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初陳敬瑄常侍京師時之許以富貴

謂曰公當大貴責則天下第一家嚴一周天太常寺卿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曰江表王氣盡于此矣至是召為上

議同三司任蠻奴忠小字弘演納肝衛公為秋所殺盡食其肉而舍其肝弘演使還自出其肝而納公之肝焉帝嘉其忠

詔除毀兵仗 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警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傳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秋七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八月以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初名惠帝子為司空細目作以王雄為司空

容下士朝野傾屬帝陰忌之以為司空實奪之權雄乃杜門不通賓客 雄貴寵特盛與高顯盧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寬

冬十二月詔定雅樂 帝踐阼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

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律之中自備五各用七聲宮商角徵羽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

均共成十二律 音皆以宮聲為首 各用七聲 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

均共成十二律 音皆以宮聲為首 各用七聲 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

均共成十二律 音皆以宮聲為首 各用七聲 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

均共成十二律 音皆以宮聲為首 各用七聲 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

均共成十二律 音皆以宮聲為首 各用七聲 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

均共成十二律 音皆以宮聲為首 各用七聲 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

均共成十二律 音皆以宮聲為首 各用七聲 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

均共成十二律 音皆以宮聲為首 各用七聲 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

均共成十二律 音皆以宮聲為首 各用七聲 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

均共成十二律 音皆以宮聲為首 各用七聲 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

均共成十二律 音皆以宮聲為首 各用七聲 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

均共成十二律 音皆以宮聲為首 各用七聲 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

均共成十二律 音皆以宮聲為首 各用七聲 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

壞處何處傷無
識聖為盛事與
們套扣樂何其

取新定之氏當
以鎮靜為要徒
取辦于五教之
誦是不能化俗
適足滋擾當時
大弊之為害若
此

多從威議初帝賜德林莊店使自稱之德林清高何耶莊店人新本高氏強奪民田所為咸因奉德林誣罔自入上由虞慶尺
等奉使關東遠索鄉正專理詞訟案與愛憎公行貨賄帝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為不可然始置即停朝成暮毀非帝王設
法之義自今奪臣于律令輒欲改張願陛下即以軍法從事不然紛紜不已帝怒大詔曰爾欲以我為王莽邪而數其罪出為湖
州刺史已而德林轉懷州病死
殺楚州隋以山陽郡為楚州參軍李君才于殿內帝性猜忌不說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
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臧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殿廷捶人痛楚不甚即命斬之高頴柳等諫不納
頴等乃盡詣朝堂請罪帝不憚乃令殿內去杖後李君才言帝寵高頴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因復置
杖未幾怒甚又于殿廷殺入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詔曰魏末長亂軍人權置坊府元魏之末兵制有六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
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

六月制民年五十後役收庸法至六十并除其庸
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
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于是越州隋以會稽郡置高智慧蘇州隋以吳郡置令沈元愴皆舉兵反自稱天
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僕誦五教耶詔遣楊素討之素府屬江表素討之素府屬江表素討之素府屬江表
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僕誦五教耶詔遣楊素討之素府屬江表素討之素府屬江表素討之素府屬江表
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子總管神將小總管也來誦宋氏高支孫來誦宋氏高支孫來誦宋氏高支孫
烟焰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走保閩越素遣總管史萬歲帥眾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
于海得書以告素上其事上差歎史萬歲京兆杜陵人素追智慧至海會至泉州唐置今為府屬福建賊眾皆散素分兵追捕賊黨執送智慧斬
之江南遂定

番禺隋南海郡今縣與南海俱為廣州府治夷反遣給事郎隋官階正裴矩討平之以馮盎為高州刺史沈氏為嶺國夫人雷易夷王仲宣反嶺南
雷易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章沈夫人遣其孫益會三藏等合擊仲宣仲宣宣價沈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繡引發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
列將進至南海高京沈夫人遣其孫益會三藏等合擊仲宣仲宣宣價沈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繡引發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
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置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定上以矩為民部侍郎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
國公冊沈氏為嶺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先是夫人遣其孫馮瑒將兵攻廣州逗留不進夫人

大怨遣使執陳陳州狀及沈平昭故將軍月刺史

至十一年春二月以劉曠為荊州刺史
楊州刺史今荊州府治
平卿職德府今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者皆引咎而
去獄中莫滿庭可張羅高頌為之故有是命

辛巳晦日食

秋八月報滕王瑋字恆生初帝微時與瑋不協帝為周相瑋恐為家禍陰欲圖帝其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亦與瑋不
帝命出之瑋不可至是從幸果園在長安南遇燭暴死

十二年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字長仁子除名何妥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妥與妥議樂復不同議者以威
故同黨者什八九妥意曰吾席間函文四十餘年反為昨暮死之威子所屈邪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和等共為朋黨

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人自周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史部與薛道衡等並列士流故
耳命復通籍或好主除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遵者皆威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須類如此又為餘種簿欲使有無相
曉民部侍郎即成以為所逐不急皆奏威之威當為衛國今有民張元預凡弟不睦至尉請加嚴刑遂曰九預兄弟本相憎疾又
生得罪獨益其金非此之意也乃徐論之以義元預等
各感悔頓首謝罪遂相親睦

壬申晦日食
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踴數罪同論異故有是命

冬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祖等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楊素性疎辨高下在心唯願推高類故牛弘辱接薛道衡
視蘇威以下後如也其才藝風調優于類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則不如類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
素為僕射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官怨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類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曰類是臣
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
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時令除名威餘復其爵位

詔免河北河東功兵受田計畝為功以其調注見前減田租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于廊廡于是史辟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
曰甯于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遣使均田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河南河北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
老少又少焉

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處此在今鳳翔府麟遊縣西天台上詔楊素營仁壽宮于岐州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彝倫以字行為土木監于
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結構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推填坑谷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十五年三月

見制度壯麗大怨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恐被誅封德彝曰公勿憂後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
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吾失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賞甚厚素薦薦德美于帝遂還內史舍人

古制不能復於
繼世亦其勢使
然仲舒限田之
說且難見諸施
行況隋牛墾凋
敝後乎因地利
人家悉以均田

隋高祖文帝

禁藏織練

秋七月戊辰晦日食

裕衣食貧者求
闕而富者求
適足以病民耳
且古者八口授
田百畝而南民
無下所得織五
之一體猶不勝
高何家給人
足之有

教荒無奇策唯
本固官嚴利濟
政之意力措
施庶民不轉徙
使關中就食洛
陽樂無異民
河東無異生扶
助負其重來
與濟人好行小
惠何足稱乎

詔議明堂制度 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本樣重唐順道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諸儒議久不決乃罷

突厥突利可汗其何可汗之子請婚許之 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叙

陳亡以自寄謂有金本家女細細入房詔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廢都藍可汗突厥門是為可汗頗為違

憲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之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即其何之子桑干號突利可汗

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遂諧公主于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增朝議將許之長

孫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即玷頭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尚主承緒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

微發強而更反獲恐難圖且桑干處羅侯之子煮有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使兵少力弱易以撫馴使敵雍虞閭以

為邊圉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七月突利來送女帝舍之太常教習六禮景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歸問都

貞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 協律郎祖孝孫范陽從陳陽山太守毛更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及順

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

乃奏請復用旋宮法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于是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

之乃禁民間所造聲先是樂工為實常妙遠雖律帝令造諸樂器其聲律決不為時人所好竟廢不行及是樂成

六月始給公卿以下職田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廩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扶風人以為官司出舉典生謂出錢舉實

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于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關中旱饑秋八月帝如洛陽 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食殆將一暮八月帥

民就食于洛陽數日候不得驅迫男女參廁于仗衛之間過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冬閏十月詔高仁英齊武成帝蕭瑒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詔以齊得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瑒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

物有司給之如高仁英時事富實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順上未封書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蓋不由酒以作詩之功

劉氏友益曰恩叙三叔而不及字文氏非以蓋益其族乎綱目言外之意深矣

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 賁坐民饑開難除名皇太子為言賁有佐命功不可棄帝曰微劉昫鄭譯盧賁裴長甫等則我不至

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此輩行詐顧命于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謂為五自為難信非我棄

卯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子泰山
 以歲旱謝愆咎也禮如南郊三月
 夏六月鑿底柱注見前

焚相州所貢綾文布于朝堂

秋七月納言蘇威免以十四年七月為納言尋復其位威生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

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冬十月以章世康兄為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

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益揚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

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已十七年春二月遣平公史萬歲討南蠻
而蠻通鑑作羌胡三省曰南蠻蠻非羌也今依其說改
平之
初漢高王王

不朋睿上疏乞因平賊之卒畧定之帝未之許至是乃以吏無庸為行且然
 吏猶皆附商賈官帥變易西憂日白望
 中丞督之自青令川在今姚安府姚川南漢書地理志越雋南漢書地理志越雋過者為先已刀碑背有銘曰萬歲之俊勝我者獲百耳可即業

自是無之入自無之入青蛉應劭曰有青蛉水在西東入江即此近言水乃無巧匠遇此篇歲今作其碑而進

請將其首長妻配入朝既昭萬歲萬歲之祀而屢戰復反蜀王奔秦萬歲受

桂州梁置今廣西桂林府亂遣軍討平之以今孤熙字長熙為總管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以袁越數反以今孤熙

為桂州總管許以便宣從事承制補授熙至都大弘恩信其溪洞梁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脇今者乃以李教相諭

我輩其可違乎于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寄治于總管府熙乘道之為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焉

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次杖帝以所在屬官不敢憚其上事難克舉故有是詔于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撻以殘暴為幹

守法爲懦弱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畝事發即死于是行旅皆是起早宿天下惶惶有數人劫去

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狂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不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

乃為傳之
帝曉諭
天而行
有不可
遂授之
學國來
疾吉特
濫免徒
四推驗
無膏帝
怒命斬
新之緣
又固爭
手捧衣
入閭闔
紀奏他
事

在生賜綽酒及二金盃因免死萬季訂于世署在江南作亂季訂當從生諱固諫上命諱曰臣奉秋未決不敢迎帝入

堂解之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純誠直前使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宣俱名平恕然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七

隋高祖文皇帝

四

盜一錢一爪皆
抵死而行旅之
戒心如故是峻
法固不足以遏
奸徒見其濫刑
耳趙綽彼時未

釋之刑音信即幸帝常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使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宣俱名平恕然宣

聞一言匡弼而
於家職事盡之
死曉曉乎執其
意不過布恩沾
恤而底明尤者
也

南而坤守法俱為稱職
河東人李因官名望守監皆有之

夏四月頒新歷 初張賓歷既行劉孝孫廣平人及劉焯字士元信都昌平人並言其失實方有寵劉焯附之斥罷孝孫等後賓卒孝孫復上其

事詔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與觀詣閣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妥妥言其書便與張胃元修人校實惡入

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驗而胃元所刻妙中孝孫驗亦過半于是上引孝孫胃元等親

勞之孝孫請先斬劉焯乃可定帝不悅又罷之孝孫已而楊素牛弘等復薦胃元帝令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

法久難通者令劉焯與胃元辨析之焯一無所答胃元通者五十四拜太史令令參定新術至是歷成頒之焯等除名

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 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并州總管奢侈好內其妃進毒地民弘度女姓姓因得疾微還免官廢妃賜

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况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卒不

許久之後疾卒帝起遣使奉表諒帝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業作訓垂範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後除

冬十二月殺魯公虞慶則 先是桂州人李世賢反帝遣虞慶則討之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恐罷行乃慶則以備弟

趙什住為長史什住通于慶則愛妻惡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及慶則至桂州還至臨桂鎮而沙州人趙

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得其人攻不可拔什住入奏事因言慶則謀反按驗坐死拜什住為桂國管其親信王世積為京州總

吐谷渾其可汗世伏之子先是吐谷渾夸呂可汗死子世伏立遣獻方物帝以光化公主妻之至是國內大亂國人殺世伏立

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謝且請依俗尚主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戊十八年春二月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將兵討之劉友益曰隋先是高麗王湯卒隋治兵積穀為拒守之計帝賜國書責之會

萬餘人寇遼西營州見前總管韋冲字世冲擊走之帝聞而大

怒以漢王諒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高麗為諒長史已而諒軍出臨榆關值水潦絕運不繼軍中饑疫元亦還

夏五月禁畜狗兔蟲毒嚴魁野道者 獨狝后之弟延州西魏置今陝刺史阮有婢事猫鬼能使之殺人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

疾醫皆曰猫鬼疾也上意阮所為今高類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阮夫婦皆賜死后為之請曰阮若盡政官民者妾不敢言今為

妾身敢請其命阮弟整亦詣闕求哀于是先阮死詔自今有犯者殺四裔

紀十九年春二月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都藍可汗未至都藍擊突利可汗敗之夏四月突利來奔諸軍遂破都藍及達頭部 先

是突厥都藍可汗聞突利可汗尚主賜賞優厚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桑干乎于是朝貢遂絕並掠遼都突利伺和軌遣奏聞

至是突利奏都藍欲攻大同城在今吳利武旗故天德軍城西南唐書地理也詔以漢王諒為元帥高顯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

燕榮字贊心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督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突利都落散亡

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玷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在今大興西北令達舉烽突利見四州俱

大國法賊少舉二齊多舉三齊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教室領其眾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

歲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鎮突厥高顯使柱國趙仲卿字子將以兵三千為前鋒與突厥戰大破之突厥復大舉而至仲

卿為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顯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玄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

騎兵奔突皆以戎章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于是更為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

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睺曰賊陳水整請擊之先帥騎進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

秋八月除左僕射高顯名獨孤后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迴女孫沒宮中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入山谷間二十餘里

高顯楊素等追及扣馬苦諫帝告之故顯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解還宮后流涕拜謝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

先是后以類父客甚親禮之至是聞顯謂己為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夫愛帝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顯曰有告魯王妃言

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顯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后知類不可奪陰欲去之帝令選東宮衛士八人上顯奏曰若盡取強者恐

見前代公不煩乃建風顯類子表仁聖太子女故帝以此言告之類夫人陰下請為之娶帝告之類謝曰臣今在右何須壯士救

顯雖經而不已喻室非所願也帝乃止顯而突室女故帝以此言告之類夫人陰下請為之娶帝告之類謝曰臣今在右何須壯士救

顯雖經而不已喻室非所願也帝乃止顯而突室女故帝以此言告之類夫人陰下請為之娶帝告之類謝曰臣今在右何須壯士救

顯雖經而不已喻室非所願也帝乃止顯而突室女故帝以此言告之類夫人陰下請為之娶帝告之類謝曰臣今在右何須壯士救

顯雖經而不已喻室非所願也帝乃止顯而突室女故帝以此言告之類夫人陰下請為之娶帝告之類謝曰臣今在右何須壯士救

顯雖經而不已喻室非所願也帝乃止顯而突室女故帝以此言告之類夫人陰下請為之娶帝告之類謝曰臣今在右何須壯士救

顯雖經而不已喻室非所願也帝乃止顯而突室女故帝以此言告之類夫人陰下請為之娶帝告之類謝曰臣今在右何須壯士救

顯雖經而不已喻室非所願也帝乃止顯而突室女故帝以此言告之類夫人陰下請為之娶帝告之類謝曰臣今在右何須壯士救

顯雖經而不已喻室非所願也帝乃止顯而突室女故帝以此言告之類夫人陰下請為之娶帝告之類謝曰臣今在右何須壯士救

顯雖經而不已喻室非所願也帝乃止顯而突室女故帝以此言告之類夫人陰下請為之娶帝告之類謝曰臣今在右何須壯士救

顯雖經而不已喻室非所願也帝乃止顯而突室女故帝以此言告之類夫人陰下請為之娶帝告之類謝曰臣今在右何須壯士救

顯雖經而不已喻室非所願也帝乃止顯而突室女故帝以此言告之類夫人陰下請為之娶帝告之類謝曰臣今在右何須壯士救

顯雖經而不已喻室非所願也帝乃止顯而突室女故帝以此言告之類夫人陰下請為之娶帝告之類謝曰臣今在右何須壯士救

既而釋之

冬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 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素節儉而勇服用侈靡當鍾

受賀帝不悅下詔傳之自是恩寵始衰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過疾而亮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

自是遂專政內坐長寧王儀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猶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

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諸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不育

當幸其第廣悉屏退美姬子別室養之觀者衣以縵絺給事左右屏後改用縵絺故時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

帝與后愛廣特異諸子廣自揚州入朝將還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加鴆毒后忿

然曰覲地地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知許勝大前新婦過毒而天我亦不能窮治何故

復于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咒前再拜問訊

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聞計于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

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諍者唯其弟約伯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廣大悅多資會實資述入關約

時為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蓄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為問故述因道廣意

且說之曰公兄弟當立周事有年矣胡皇為足下家所出舉者可勝數哉又繼后以所欲不行每切憂于執政主上承紹骨體斯則

公亦何以公兄弟當立周事有年矣胡皇為足下家所出舉者可勝數哉又繼后以所欲不行每切憂于執政主上承紹骨體斯則

去果昭之元成泰約遂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人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阿廣小大孝愛

山之安矣約然之約遂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人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阿廣小大孝愛

現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遣素金使贊帝廢立帝使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

之后又遣人伺視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廣又令段達觀武人私昭東宮幸臣姬威伺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

于是內外誹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賜威告之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左衛

大將軍元是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諫言固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當令師統卜吉

凶語臣云至專意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于是帝勇及諸子黨與楊素銀錄以成其獄居數日有

司奏元是嘗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之題云勿令人見帝乃執是十月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

于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躍而去左右莫不聞默遂詔元是唐今則郭文騰等誅戮有差移勇于內

廣範猶王宅編
飾希寵情文不
覺獨具軒中而
孤獨之愛廣惡
勇寵昭訓而多
勇廣使復庭不
育子應中其妬
嫉險刺之心遂
使儲位中移國
祚不享隋之大
下亡于廣而實
亡于孤獨然隋
文受制婦人細
常不恨始亦自
亡而已

史省賞楊素物三千段初勇嘗與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賦頗優說馬李郭起白勇曰今則勇為宮卿職當調護乃多事遂起
出至是帝召來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綱曰廢立大事乎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共欺言臣則敢死不一
陛下別白言之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帝曰廢立之事非臣之罪也臣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郭文騰
為家令一人誰知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帝曰廢立之事非臣之罪也臣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郭文騰
綱綱我非為無理然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

聖意始萌後悔不暇以罪狀左右安撫之職會諸書右丞相以帝指歸曰此非右丞相也即周之

殺太平公史萬歲萬歲伐突厥運楊素忌之奏罷其功會廢太子萬歲方與將士在朝堂稱突厥帝問萬歲何在素曰謁東宮矣帝

以為然君之既見帝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帝大怒令左右搦擊也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天下共冤惜之

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廣請降章服官不稱臣許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郭衍字彥文太為左監門率亦

預奪宗之謀也帝因故太子勇子東宮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寬廣過之不得聞初帝之兄珠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所

令卿平其七可也天下雖高孝名知人見元齡數日僕聞人多矣未見如此即者異日必為傳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果之

兄孫如河得諸君有元齡名喬以字行杜果字子輝杜陵人如晦字元明

禁毀佛天尊及神像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故有是詔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帝弟入朝智積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

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以王加武人為雍漢唐成周治令齊州行參軍王如送流囚季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蒙陽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

嬰縲繼固其職也重勞援卒沿途送之豈不愧心參等辭謝如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不如期

至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攝告久之于是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因下

詔曰使官盡王加民皆季參刑庸其何遠哉乃推加為雍令

年仁壽元年春正月改元先是太史令袁充字世符表稱隋興以後晝日漸長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

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于舊三寸七分謹

案京房列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

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二月乙卯朔日食

夏六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廢太學及州縣學改國子為太學詔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劉炫字元伯河

上表切諫不聽尋改國子為太學

冬十一月祀南郊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散騎侍郎王弼上表言上受命符瑞

詔謂皇隋靈威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至是郊祀板文備述以報謝云

天下賞賜優洽王弼字君懋太原晉陽人

即此卷八通鑑得覽

卷四十七

隋高祖文皇帝

六

六

六

六

六

以馮益為漢陽太守本成州大業初改郡唐仍為州今臨州成縣是 潮成州隋改陳漢州置今為府屬廣東成州 等五州獠

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討之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款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盎

漢陽太守

三年春三月突厥入寇楊素擊破之

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啟民自是突厥遠遁南無復寇抄

秋八月皇后獨孫氏崩 后崩太子對帝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廢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取

肥肉脯鮓置竹簟中以蠟閉口衣襪裏而納之

冬閏十月詔修定五禮 詔楊素蘇威與牛弘等修之

英獻皇后後昭文考證獻太后文獻考隋書高祖紀仁壽二年冬閏十月英獻皇后崩後並無文字蓋文為高祖之諡楊素即位後

有漏考 帝令上儀同三司蕭吉字文舉長孫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二十一世一百帝曰吉山由人不在子地然竟從吉

言吉連吉人曰皇太子道字文左平澤謝余云公前稱成帝為太子竟有其家今卜山陰令我早立當以富貴相

十二月廢蜀王秀為庶人除治書侍御史柳或名配懷遠鎮鎮蜀州治柳城注見前 先是詔徵益州總管蜀王秀還京師

侍有胞弟好武藝在益州頃者借問晉王廣為太子意甚遠及是秀至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帝曰頃者泰王原賈財物

平太子恐其為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誅之帝遂從秀還及是秀至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帝曰頃者泰王原賈財物

我以父道訓之今秀露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于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慶字為大夫人 諫曰庶人勇既廢泰王已亮陛下見

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于市以謝百姓乃命楊素等推治

之太子陰作偶人縛于釘心枷鎖扭械書帝及漢王姓名密埋之華山下魏乃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秀嘗從治書侍御史柳

或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文治道集十卷行于世 或與之秀通或如婢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以夙憾素當以小過送命或治之

狀索也 秦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以至貞觀長史裴榮道使上書曰高祖以天賦良材元勳佐命家所

陛下下君父之誅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其所謂若若能遺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悅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榮道我家事

此亦至誠也于是戡夷人胡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卿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

縣是裴肅字神封決之子張衡字建平河內人

詔楊素三日一入省論大事 楊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兄弟諸父並為尚書判卿諸子位至柱國判史廣營 違忤者誅夷

附會者逆雅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大理卿梁毗字景和安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國家山于而國今楊素幸遇

知遇 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國四海有虞必為禍始陛下若以

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撥鑒古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

寵弄權勢幾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黃楊眉嘗財善見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之其後帝亦復疎忌蓋乃下敕曰侯封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蓋由是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刺史于是吏部尚書柳述遂益用事參掌機密素深惡之

三年秋龍門王通字仲淹河南府洛陽人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

人之敬履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饔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諧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教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

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誘通曰無辨問止恐曰不多通嘗稱無敵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

開勝而怨者挽之國五戈反也也見譽而害者佞之媒也絕國云媒說任遠矣大業未卒于家門人論曰文中子考隋書王通無傳

所著王通傳通字仲淹也也見譽而害者佞之媒也絕國云媒說任遠矣大業未卒于家門人論曰文中子考隋書王通無傳

之義實未成且智又不足以其道教當時朝野有所不逮然雖並錄之以備考

突厥啟民可汗歸國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獯物別部在等十餘部皆叛降于啟民步迦西奔土谷澤長孫晟遂啟

民置頡頤口啟民于是盡有步迦之眾

神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壽宮

秋七月太子廢弒帝于天寶殿在仁壽宮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僕射楊素兵

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十三年此侍疾者或又是一元巖皆入閣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

子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宮人候送帝所帝覽而大志帝所寵宦華陳夫人陳高且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

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意抵牾曰當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呼呼太

子上曰勇也述最出閣為教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嚴聲獄追索宮兵帖上堂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那衍節度令右

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道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陳大人聞受戰慄大色瞋便太子封小金金道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為楊

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除述數名從之嶺南令蘭陵公主與述離親欲改嫁之公主以死

貶許善心為給事中素充秦皇帝即位典先受命年合誦官表賀禮都侍郎許善心以為國哀肅簡不宜稱賀宇文述素惡善

心諷御史劾之左遷降品二等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達楊素擊虜以歸殺之諒有龍于高祖為并州總管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

畧與蕭厚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及高祖崩帝卽位以高祖遺書徵之先是高祖以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敦字

諸將分道四出余公出太谷善長出遂口劉建出井陘喬署兵曾裴文安為柱國興紀覃貴純姓覃貴名王聘等直指京師諒簡精

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帝以楊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帥衆討諒裴蒲州統軍貴

諫其料趙子開擁衆十萬屯據高壁石縣東南上有特

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玄會大雨欲引還王頌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

賜多材書迎諒大破之擒虜虜事討還何曾陽書迎并圍之討窮吳許臨雖有忠有巨屢諍當死帝不許除名為巨竟以此

史臣曰高祖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秉茲機運遵周鼎樓船南邁則金陵大險驍騎北拒則單于款

失所滅父子之道聞兄弟之陸蹤其尋斧剪伐本根墳土未乾子孫為戮惜哉

易留晉王昭行長安

度可至義漢縣故城在今襄成注見達于上洛以置關方

以洛陽為東京大業五年又改

帝

光緒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

廣緒總管府

立晉王昭為皇太子

二月以楊素為尚書令

以素為尚書令

詔天下公除之

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

惟典肉史舍人封傳義等營顯仁宮

實苑園

開通濟渠

得失令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

津謂之板城諸口引河入汴

官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

夏四月劉方京北長大破林邑

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

之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

金為之刺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

五月暴西苑

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

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殺羞

秋七月廢滕王綸

衛者問吉山及章顯求福或告其怨

八月帝如江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教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彩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并州有功者立于司使奇章公牛弘宣詔賜麥有差

惟帝服淺色黃衫錄裝帝

詔楊素營東京宮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敕將作大匠宇文

惟典肉史舍人封傳義等營顯仁宮南北跨洛瀋南接吳湖發江嶺之間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

開通濟渠引汴水注洛陽渠南出為汴水今開邦溝注亦前置離宮造龍舟注亦前詔曰古者聽採與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

得失令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遂命尚書右丞皇甫謐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橋注在開邦溝北水經注

津謂之板城諸口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發民十萬開邦溝入江溝廣四十丈傍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

官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

夏四月劉方京北長大破林邑注見前還卒于師先是羣臣有言林邑多珍寶者乃令劉方為羅州漢九真郡隋置羅州今為安南

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顛蹶以弩射之象却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

之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南越志曰南即西有屠夷國馬援至其地立二柱以表漢界南八日至其國都梵志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縛

金為之刺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于道

五月暴西苑亦名芳華苑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紫

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周落翦綠為花葉綴之沼內亦翦綠為荷葉葉色逾

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殺羞字子文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于馬上奏之

秋七月廢滕王綸字子文衛者問吉山及章顯求福或告其怨字子文詔除名徙邊

衛者問吉山及章顯求福或告其怨字子文詔除名徙邊

八月帝如江都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甍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七

隋煬帝

處之皇后乘翔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凌波五樓道無壇板麟黃茂等名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其漾綠以上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有平樂青龍龍等名舳舻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烟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飲將發棄埋之

契丹寇營州遣謁者

契丹寇營州遣謁者文裕通事舍人爲謁者韋雲起年人以突厥兵討平之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復突厥兵討之敵民可汗發騎二萬授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統千官突厥名犯約斬以徇于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服粟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相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洩事實者斬契丹不爲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甚眾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擢爲治書侍御史

鐵勒叛西突厥自立為莫何可汗

利卒于遼漫立號處羅可汗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街失道國人多叛復爲鐵勒所困鐵勒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侯斤爲東

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召薛延陀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于定鐵勒官叛立俟利發俟斤契必歌祿

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可汗也字桂木嗟為小可汗與突羅野屬之其何義猶絕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焉昌黑者留附

二年春二月癸卯朔日推
言子引子諱又與月信相
應以作和矣兄子府少死
傳之營

上自鳥獸次取之不可乃戔其長鳴恐殺其子自投髦尾受于也詩人或稱以爲端

二月上登五都四月自尹關陳法駕蕭千乘萬騎入東京却端門大戟制五品以上文官乘車在朝并服玉武

官屬如阿蟬屬生海中其戴腹中積起服袴褶山驛物文物之成近世莫及也

次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含

假而已時牛弘爲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張瑒戾世基裴蘊

陳尚書裴矩參掌選事而與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

納賄賂黷陟任意

太子昭卒 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不許拜請無數昭體素肥因致疾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

也

越公楊善雖有大功特為常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

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